舊唐書/卷19上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舊唐書
本紀第十九上 懿宗

► 僖宗

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漼，宣宗長子，母曰元昭皇太后晁氏。大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，生於籓邸。會昌六年十月，封鄆王，本名溫。

大中十三年

大中十三年八月七日，宣遺詔立為皇太子監國，改今名。十三日，柩前即帝位，年二十七。帝姿貌雄傑，有異稠人。籓邸時常經重疾，郭淑妃侍醫藥，見黃龍出入於臥內。既間，妃以異告，帝曰：「慎勿復言。」又嘗大雪數尺，而帝寢室之上獨無，人皆異之。宣宗制《泰邊陲樂曲詞》有「海岳晏咸通」之句。又大中末，京城小兒疊布漬水，紐之向日，謂之拔暈。帝果以鄆王即大位，以咸通為年號。

九月，釋服，追尊母后晁氏為太后，謚曰元昭。

十月癸未，制以門下侍郎、守左僕射、同平章事令狐綯守司空，門下侍郎、兵部尚書、同平章事蕭鄴兼尚書右僕射，中書侍郎、禮部尚書、平章事夏侯孜兼兵部尚書，中書侍郎、平章事蔣伸兼工部尚書，並依前知政事。又以兵部侍郎鄭顥為河南尹。以昭義軍節度、潞邢磁洺觀察等使、光祿大夫、檢校吏部尚書、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、上柱國、河東縣開國子、食邑五百戶裴休為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東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；以河中節度使、檢校尚書左僕射畢諴為汴州刺史，充宣武軍節度、宋亳觀察等使。以中書舍人裴坦權知禮部貢舉。

十二月，以戶部侍郎、翰林學士杜審權為檢校禮部尚書、河中晉絳節度等使。

咸通元年

咸通元年春正月，上御紫宸殿受朝，對室韋使。

二月，葬宣宗皇帝于貞陵。以右拾遺劉鄴充翰林學士。以河中節度使杜審權為兵部侍郎、判度支，尋以本官同平章事；以門下侍郎、守司徒、同平章事令狐綯檢校司徒、同平章事，出鎮河中；尚書左僕射、諸道鹽鐵轉運使杜悰同平章事。浙東觀察使王式斬草賊仇甫，浙東郡邑皆平。

八月，以河東節度使裴休為鳳翔尹、鳳翔隴右節度使，以鳳翔隴右節度使、銀青光祿大夫、檢校刑部尚書盧簡求為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東節度使。

十一月丙午朔。丁未，上有事於郊廟，禮畢，禦丹鳳門，大赦，改元。以中書舍人薛耽權知貢舉。

咸通二年

二年春二月，吏部尚書蕭鄴檢校尚書右僕射、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東節度觀察等使。鄭滑節度使、檢校工部尚書李福奏：「屬郡潁州去年夏大雨，沈丘、汝陰、潁上等縣平地水深一丈，田稼、屋宇淹沒皆盡，乞蠲租賦。」從之。以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蔣伸兼刑部尚書，右僕射、門下侍郎杜悰為左僕射，依前知政事。

四月，以前婺州刺史裴閔為潁州刺史，充本州團練鎮遏等使。以駕部郎中王鐸本官知制誥。

八月，以中書舍人衛洙為工部侍郎。尋改銀青光祿大夫、檢校禮部尚書，兼滑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駙馬都尉，充義成軍節度、鄭滑潁觀察處置等使。洙奏狀稱：「蒙恩除授滑州刺史，官號內一字與臣家諱音同，雖文字有殊，而聲韻難別，請改授閑官者。」敕曰：「嫌名不諱，著在禮文，成命已行，固難依允。」以兵部侍郎曹確判度支，以兵部員外郎楊知遠、司勳員外郎穆仁裕試吏部宏詞選人。

九月，以前兵部侍郎、判度支畢誠為工部尚書、同平章事。蔣伸罷知政事。林邑蠻寇安南府，遣神策將軍康承訓率禁軍及江西、湖南之兵赴援。

咸通三年

三年春正月，左僕射、門下侍郎、平章事杜悰率百僚上徽號曰睿文明聖孝德皇帝。

五月，敕：「嶺南分為五管，誠已多年。居常之時，同資禦捍，有事之際，要別改張。邕州西接南蠻，深據黃洞，控兩江之獷俗，居數道之遊民。比以委人太輕，軍威不振，境連內地，不並海南。宜分嶺南為東、西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，以廣州為嶺南東道，邕州為嶺南西道，別擇良吏，付以節旄。其所管八州，俗無耕桑，地極邊遠，近罹盜擾，尤甚凋殘。將盛簿垣，宜添州縣。宜割桂州管內龔州、象州，容州管內藤州、岩州，並隸嶺南西道收管。」宰臣杜悰兼司空，畢誠兼兵部尚書。駕部郎中、知制誥王鐸為中書舍人。以邕管經略使鄭愚為廣州刺史，充嶺南東道節度、觀察處置等使；將軍宋戎為嶺南西道節度使。

夏，淮南、河南蝗旱，民饑。南蠻陷交址，征諸道兵赴嶺南。詔湖南水運，自湘江入澪渠，江西造切麥粥以饋行營。湘、漓溯運，功役艱難，軍屯廣州乏食。潤州人陳磻石詣闕上書，言：「江西、湖南，溯流運糧，不濟軍師，士卒食盡則散，此宜深慮。臣有奇計，以饋南軍。」天子召見，磻石因奏：「臣弟聽思曾任雷州刺史，家人隨海船至福建，往來大船一隻，可致千石，自福建裝船，不一月至廣州。得船數十艘，便可致三萬石至廣府矣。」又引劉裕海路進軍破盧循故事。執政是之，以磻石為鹽鐵巡官，往楊子院專督海運。於是康承訓之軍皆不闕供。

七月，徐州軍亂，以浙東觀察使王式檢校工部尚書、徐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武甯軍節度、徐泗濠觀察等使。初，王智興得徐州，召募凶豪之卒二千人，號曰銀刀、雕旗、門槍、挾馬等軍，番宿衙城。自後浸驕，節度使姑息不暇。田牟鎮徐日，每與驕卒雜坐，酒酣撫背，時把板為之唱歌。其徒日費萬計。每有賓宴，必先厭食飫酒，祁寒暑雨，卮酒盈前，然猶喧噪邀求，動謀逐帥。前年壽州刺史溫璋為節度使，驕卒素知璋嚴酷，深負憂疑。璋開懷撫諭，終為猜貳，給與酒食，未嘗瀝口，不期月而逐璋。上是以式代璋。時式以忠武、義成之師三千平定仇甫，便詔式率二鎮之師渡淮。徐卒聞之，懼其勢，無如之何。至大彭館，方來迎謁。居三日，犒勞兩鎮兵令還，既擐甲執兵，即命環驕卒殺

之。徐卒三千餘人，是日盡誅，由是凶徒悉殄。

九月，以戶部侍郎李晦檢校工部尚書，兼興元尹、山南西道節度使。

十一月，遣將軍蔡襲率禁軍三千，會諸道之師赴援安南。以吏部侍郎鄭處誨蕭仿、吏部員外郎楊儼、戶部員外郎崔彥昭等試宏詞選人。十二月，以吏部侍郎蕭仿權知禮部貢舉。

咸通四年

四年春正月甲子朔。庚午，上有事於圓丘，禮畢，禦丹鳳樓，大赦。中外官宜准建中元年敕，授官後三日舉一人自代。州牧令錄上佐官，在任須終三考。河東節度使、檢校刑部尚書盧簡求以病求罷，詔以太子少師致仕歸東都。以昭義節度使、檢校禮部尚書、上柱國、賜紫金魚袋劉潼為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御史大夫，充河東節度觀察處置等使。

二月，以左散騎常侍李荀檢校工部尚書、滑州刺史、義成軍節度、鄭滑觀察等使。

三月，以兵中侍郎、判度支楊收本官同平章事；以刑部侍郎曹汾為河南尹；以戶部侍郎李蠙檢校禮部尚書、潞州大都督府長史，充昭義節度、觀察處置等使。

四月，敕徐州罷防禦使，為支郡，隸兗州。

七月朔，制：「安南寇陷之初，流人多寄溪洞。其安南將吏官健走至海門者人數不少，宜令宋戎、李良瑍察訪人數，量事救恤。安南管內被蠻賊驅劫處，本戶兩稅、丁錢等量放二年，候收復後別有指揮。其安南溪洞首領，素推誠節，雖蠻寇竊據城壁，而酋豪各守土疆。如聞溪洞之間，悉藉嶺北茶藥，宜令諸道一任商人興販，不得禁止往來。廉州珠池，與人共利。近聞本道禁斷，遂絕通商，宜令本州任百姓採取，不得止約。其徐州銀刀官健，其中先有逃竄者，累降敕旨，不令捕逐。其今年四月十八日，草賊頭首已抵極法，其餘徒黨各自奔逃，所在更勿捕逐。」是月，東都、許、汝、徐、泗等州大水，傷稼。初，大中末，安南都護李琢貪暴，侵刻獠民，群獠引林邑蠻攻安南府。三年，大徵兵赴援，天下騷動。其年冬，蠻竟陷交州，赴安南諸軍並令抽退，分保嶺南東、西道。

十一月，長安縣尉、集賢校理令狐滈為左拾遺。制出，左拾遺劉蛻、起居郎張雲上疏，論滈父綯秉權之日，廣納賂遺，受李琢賄，除安南，致生蠻寇，滈不宜居諫諍之列。時綯在淮南，上表論訴，乃貶雲興元少尹，蛻華陰令，滈改詹事司直。以中書舍人王鐸權知禮部貢舉，以兵部侍郎、判度支曹確同平章事，以中書侍郎、平章事畢誠檢校吏部尚書、河中尹、晉絳慈隰節度使。就加幽州張允伸檢校司徒。以兵部侍郎高璩本官同平章事，以戶部侍郎裴寅判本司事。

咸通五年

五年春正月戊午朔，以用兵罷元會。諫議大夫裴坦上疏，論天下徵兵，財賦方匱，不宜過興佛寺，以困國力。優詔答之。

二月，以兵部尚書牛叢檢校兵部尚書，兼成都尹、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、知節度事。徐州處置觀察防禦使。以門下侍郎、兵部尚書、平章事杜審權為潤州刺史、浙江西道節度使。

三月，以兵部郎中高湜、員外于懷試吏部，平判選人。

四月，右僕射、平章事夏侯孜增爵五百戶。以中書舍人王鐸為禮部侍郎，以晉州刺史孟球檢校工部尚書，兼徐州刺史。南蠻寇邕管，以秦州經略使高駢率禁軍五千赴邕管，會諸道之師禦之。

五月丁酉，制：

「朕以寡昧，獲承高祖、太宗之丕構，六載於茲矣。罔畋遊是娛，罔聲色是縱，罔刑戮是濫，罔邪佞是惑。夙夜悚惕，以憂以勤，庶幾乎八表用康，兆人以泰。而西戎款附，北狄懷柔，獨惟南蠻，奸宄不率。侵陷交趾，突犯朗寧，爰及雋州，亦用攘寇。勞我士卒，興吾甲兵，騷動黎元，役力飛輓，每一軫念，閔然疚懷。顧惟生人，罹此愁苦，宜布自天之澤，俾垂及物之仁。如聞湖南、桂州，是嶺路系口，諸道兵馬綱運，無不經過，頓遞供承，動多差配，凋傷轉甚，宜有特恩。潭、桂兩道各賜錢三萬貫文，以助軍錢，亦以充館驛息利本錢。其江陵、江西、鄂州三道，比于潭、桂，徭配稍簡，宜令本道觀察使詳其閑劇，准此例與置本錢。邕州已西黎、雋界內，昨因蠻寇，互有殺傷，宜令本道收拾埋瘞，量設祭酹。

徐州土風雄勁，甲士精強，比以制馭乖方，頻致騷擾。近者再置使額，卻領四州，勞逸既均，人心甚泰。但聞比因罷節之日，或有被罪奔逃，雖朝廷頻下詔書，並令一切不問，猶恐尚懷疑懼，未委招攜，結聚山林，終成詿誤。況邊方未靜，深藉人才，宜令徐泗團練使選揀召募官健三千人，赴邕管防戍。待嶺外事寧之後，即與替代歸還。仍令每召滿五百人，即差軍將押送，其糧料賞給，所司准例處分。

淮南、兩浙海運，虜隔舟船，訪聞商徒，失業頗甚，所由縱舍，為弊實深。亦有搬貨財委于水次，無人看守，多至散亡，嗟怨之聲，盈于道路。宜令三道據所搬米石數，牒報所在鹽鐵巡院，令和雇入海　同船，分付所司。通計載米數足外，輒不更有隔奪，妄稱貯備。其小舸短船到江口，使司自有船，不在更取商人舟船之限。如官吏妄行威福，必議痛刑。於戲！萬方靡安，甯忘於罪己；百姓不足，敢怠於責躬。用伸欽恤之懷，式表憂勤之旨。」

壬寅，制以中書侍郎、平章事楊收為門下侍郎、兼刑部尚書，以中書侍郎、平章事曹確兼工部尚書，兵部侍郎、平章事高璩為中書侍郎、知政事，餘並如故。

秋七月壬子，延資庫使夏侯孜奏：「鹽鐵戶部先積欠當使咸通四年已前延資庫錢絹三百六十九萬餘貫匹。內戶部每年合送錢二十六萬四千一百八十貫匹，從大中十二年至咸通四年九月已前，除納外，欠一百五十萬五千七百一十四萬貫匹。當使緣戶部積欠數多，先具申奏，請于諸道州府場鹽院合納戶部所收八十文除陌錢內，割一十五文，屬當使自收管。敕命雖行，送納稽緩。今得戶部牒稱，所收管除陌錢絹外，更有諸雜物貨，延資庫徵收不便，請起今年合納延資庫錢絹一時便足。其已前積欠，候物力稍充，積漸填納。其所割一十五文錢，即當司仍舊收管。又緣累歲以來，嶺南用兵，多支戶部錢物。當使不欲堅論舊欠，請依戶部商量，合納今年一年額色錢絹須足，明年即依舊制，三月、九月兩限送納畢。其以前積欠，仍令戶部自立填納期限者。」敕旨依之。

十月丙辰，以中書舍人李蔚權知禮部貢舉。

十一月乙酉，以大同軍防禦使盧簡方檢校工部尚書、滄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義昌軍節度、滄濟德觀察等使。乙未，以兵部侍郎蕭寘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

咸通六年

六年正月癸未朔。丁亥，制以河東節度使、檢校刑部尚書孔溫裕為鄆州刺史、天平軍節度、鄆曹棣觀察處置等使。

二月，制以御史中丞徐商為兵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高璩罷知政事。以吏部尚書崔慎由、吏部侍郎鄭從讜、吏部侍郎王鐸、兵部員外郎崔謹張彥遠等考宏詞選人；金部員外郎張乂思、大理少卿董賡試拔萃選人。以給事中楊嚴為工部侍郎，尋召為翰林學士。

四月，西川節度使牛叢奏於蠻界築新城、安城、遏戎州功畢。時南詔蠻入寇姚、雋，陳許大將顏復戍雋州新築二城。其年秋，六姓蠻攻遏戎州，為復所敗，退去。兵部侍郎、平章事徐商、蕭寘轉中書侍郎、知政事。

五月，以左丞楊知溫為河南尹，以神策大將軍馬舉為秦州經略招討使，以右金吾大將軍李宴元為夏州刺史、朔方節度等使。安南都護高駢奏于邕管大敗林邑蠻。

七月，以右衛大將軍薛綰檢校工部尚書、徐州刺史，充徐泗團練觀察防禦等使。

九月，以中書舍人趙騭權知禮部貢舉；以吏部侍郎蕭仿檢校禮部尚書、滑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義成軍節度、判滑潁觀察等使。

十二月，太皇太后鄭氏崩，謚曰孝明。是歲秋，高駢自海門進軍破蠻軍，收復安南府。自李琢失政，交趾湮沒十年，蠻軍北寇邕容界，人不聊生，至是方復故地。

咸通七年

七年春正月戊寅朔，乙太皇太后喪罷元會。

三月，成德軍節度、鎮冀深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、金紫光祿大夫、檢校司空、鎮州大都督府長史、御史大夫、太原縣開國伯、食邑七百戶、襲食實封一百戶王紹懿卒，贈司徒。紹鼎之弟，俱壽安公主之子也。三軍推紹鼎子景崇知兵馬留後事。就加幽州張允伸兼太保、平章事，進封燕國公。以吏部侍郎鄭從讜檢校禮部尚書、兼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御史大夫、上柱國、滎陽縣開國男、食邑三百戶，充河東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。

四月，壽安公主上表請入朝，詔曰：「志興奏汝以景崇未降恩命，欲來朝覲事，具悉。景崇素聞孝悌，頗有義方，洽三軍愛戴之情，荷千里折沖之寄。纘乃舊服，綽有令猷，朝廷獎能，續有處分。緣孝明太后園寢有日，庶事且停，候祔廟禮成，當允誠請。」

七月，沙州節度使張義潮進甘峻山青　鷹四聯、延慶節馬二匹、吐蕃女子二人。僧曇延進《大乘百法門明論》等。

八月，鎮州王景崇起復忠武將軍、左金吾衛將軍同正、檢校右散騎常侍，兼鎮州大都督府左司馬、知府事、御史中丞，充成德軍節度觀察留後。上柱國、賜紫金魚袋、中書侍郎、平章事徐商兼工部尚書。

十月，沙州張義潮奏：差回鶻首領僕固俊與吐蕃大將尚恐熱交戰，大敗蕃寇，斬尚恐熱，傳首京師。右僕射、門下侍郎、平章事夏侯孜檢校司空、平章事，兼成都尹、劍南西川節度等副大使、知節度使。安南高駢奏蠻寇悉平。

十一月十日，禦宣政殿，大赦，以復安南故也。以翰林學士承旨、戶部侍郎路岩為兵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義成軍節度蕭仿就加檢校兵部尚書，褒能政也。以禮部郎中李景溫、吏部員外郎高湘試拔萃選人。

咸通八年

八年春正月壬寅朔。丁未，河中、晉、絳地大震，盧舍壓僕傷人，有死者。

三月，安南高駢奏：「南至邕管，水路湍險，巨石梗途，令工人開鑿訖，漕船無滯者。」降詔褒之。制以門下侍郎、兼戶部尚書平章事、上柱國、晉陽縣開國男、食邑三百戶、賜紫金魚袋楊收檢校兵部尚書，充浙江西道觀察使；以浙西觀察使杜審權守尚書左僕射；以兵部侍郎于忭本官同平章事。

九月丁酉，延資庫使曹確奏：

「戶部每年合送當使三月、九月兩限絹二十一萬四千一百匹，錢萬貫，自大中八年已後，至咸通四年，積欠一百五十萬五千七百餘貫匹。前使杜忭申奏，請起咸通五年正月以後，于諸道州府場監院合送戶部八十文除陌錢內，割十五文當使收管，以填積欠。

續據戶部牒稱，州府除陌錢有折色零碎，請起咸通五年所合送延資庫錢絹，逐年兩限須足，其除陌十五文，當司仍舊收管。前使夏侯孜具事由申奏，且請依戶部論請期限。其咸通五年錢絹，戶部已送納。自六年至八年，其錢絹依前不旋送納，又積欠三十六萬五千五百七貫匹者。伏以所置延資庫，初以備邊為名，至大中三年始改今號。若財貨不充，則名額虛設。當制置之時，所令三司逐年分減送當使收管。元敕只有錢數，但令本司減割送庫，不定色目。以此因循，漸隳舊制，年月既久，積欠漸多。既無計以徵收，乃指色以取濟，稍稱備邊名號，得遵元敕指揮。乃割戶部除陌八十文內十五文收管，及戶部請逐年送庫，須且稟從。今既積欠又多，終慮不及期限。臣今酌量諸道州府場監院合送戶部錢絹內分配，令勒留下合送延資庫數目，令本處別為綱運，與戶部綱同送上都，直納延資庫，則戶部免有逋懸，不至累年積欠。」從之。

十月丙寅，戶部侍郎、判度支崔彥昭奏：當司應收管江、淮諸道州府咸通八年已前兩稅榷酒及支米價，並二十文除陌諸色屬省錢，准舊例逐年商人投狀便換。自南蠻用兵已來，置供軍使，當司在諸州府場監錢，猶有商人便換，齎省司便換文牒至本州府請領，皆被諸州府稱准供軍使指揮占留。以此商人疑惑，乃致當司支用不充。乞下諸道州府場監院依限送納及給還商人，不得托稱占留者。」敕旨從之。宰相、門下侍郎、戶部尚書曹確兼吏部尚書，門下侍郎、禮部尚書路岩兼戶部尚書，中書侍郎、工部尚書徐商兼刑部尚書，兵部侍郎、平章事於忭為中書侍郎。以中書舍人劉允章權知禮部貢舉，以吏部侍郎盧匡、吏部侍郎李蔚、兵部員外郎薛崇、司勳員外郎崔殷夢考吏部宏詞選人。

咸通九年

九年春正月丙申，以吏部侍郎李蔚檢校刑部尚書、汴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宣武節度、汴宋亳觀察處置等使。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就加檢校太傅。以兵部員外郎焦瀆、司勳員外郎李岳考宏詞選人。

七月戊戌，白虹橫亙西方。其月，徐州赴桂林戍卒五百人，官健許佶、趙可立殺其將王仲甫，以糧料判官龐勳為都頭，剽掠湘潭、衡山兩縣，有眾千人，擅還本鎮。

九月辛卯朔。甲午，龐勳陷宿州，知州判官焦潞奔歸於徐。乙未，龐勳陷徐州，殺節度使崔彥曾、判官焦潞、李稅溫延皓、崔蘊、韋廷乂，惟免監軍張道謹。遂出徐、宿官庫錢帛，召募凶徒，不旬日其徒五萬。勳抗表請罪，仍命群凶邀求節鉞。上遣中使因而撫之。賊令別將梁丕守宿州，以姚周為柳子寨主，又遣劉行及、丁景琮、吳玫迴攻圍

泗州。十月，詔征河南、河東、山南諸道之師。貶浙西觀察使楊收為端州司馬同正，收弟前浙東觀察使、越州刺史、御史中丞嚴為韶州刺史，檢校工部尚書、洪州刺史、鎮南節度、江南西道觀察處置等使嚴譔長流嶺南。賊攻泗州勢急，淮南節度使令狐綯慮失泗口，為賊奔沖，乃令大將李湘赴援，為賊所誘，示弱乞降，乘其無備，為賊所襲，舉軍皆沒。湘與都監郭厚本俱為賊所執，送徐州。

十一月庚寅朔。丁酉戊時，妖星初出，如匹練亙空，化為雲，沒在楚分。吳迥既執李湘，乃令小將張行簡、吳約攻滁州。城內無兵，有淮南游奕兵三百人在州界，見賊至，徑來奔郡，賊乘之，遂陷滁州。張行簡執刺史高錫望，手刃之，屠其城而去。行簡又進攻和州，刺史崔雍登城樓謂吳迥曰：「城中玉帛、女子不敢惜，只勿取天子城池。」賊許之，遂剽城中居民，殺判官張琢，以琢浚城壕故也。龐勳又令將劉贄攻濠州，陷之，囚刺史盧望回於回車館，望回鬱憤而死，僕妾數人皆為賊蒸而食之。

十二月庚辰朔，將軍戴可師率沙陀、吐渾部落二萬人，於淮南與賊轉戰，賊黨屢敗，盡棄淮南之守。是歲，江、淮蝗食稼，大旱。龐勳奏：「當道先發戍嶺南兵士三千人春冬衣，今欲差人送赴邕管。」鄂岳觀察使劉允章上書言；「龐勳聚徒十萬，今若遣人達嶺表，如戍卒與勳合勢，則禍難非細。」尋詔龐勳止絕，兼令江、淮諸道紀綱捕之。

咸通十年

十年春正月己未朔，以徐州用兵罷元會。癸亥，以右拾遺韋保衡為銀青光祿大夫、守起居郎、駙馬都尉，尚皇女同昌公主，出降之日，禮儀甚盛。以神武大將軍王晏權檢校工部尚書、徐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武寧軍節度、徐泗濠觀察，兼徐州北路行營招討等使，智興之從子也；以將軍硃克誠充北路招討都虞候；王宥北路招討前軍使。以翰林學士、戶部侍郎劉瞻守本官同平章事。中書侍郎、兼戶部尚書、平章事蔣伸為太子太保，罷知政事，病免也。以門下侍郎、兼刑部尚書、同平章事徐商檢校兵部尚書、江陵尹、荊南節度使。以右神策大將軍、知軍使、兼御史大夫、上柱國、龍陽縣開國伯、食邑一千戶康承訓可金紫光祿大夫、檢校刑部尚書、兼右神策大將軍、御史大夫、上柱國、扶風郡開國公、食邑一千五百戶，充徐泗行營都招討使；又以將軍李邵為徐州南路行營招討都虞候；以將軍史忠用為潁州行營都知兵馬使；將軍馬澹為徐州行營都知兵馬使；將軍董濤充盧州行營都知兵馬使；將軍戴可師充曹州行營招討使；將軍硃邪赤心充太原行營招討使、沙陀三部落等軍使；將軍王建充淮泗行營招討使；將軍曹翔充兗海節度行營招討使；將軍馬舉為揚州都督府司馬，充淮南行營招討使；將軍高羅銳為楚州刺史，本

州行營招討使；將軍秦匡謨為濠州刺吏，本州行營如討使，李播為宿州刺史，赴盧州行營招討使；以將軍孟彪為太僕卿，充都糧料使。凡十八將，分董諸道之兵七萬三千一十五人，正月一日進軍攻徐州。魏博何弘敬奏當道點檢兵馬一萬三千赴行營。時賊將劉行及、丁景琮、吳迴攻圍泗州，可師乘勝救之，屯於石樑驛。賊自退去，可師追擊，生擒劉行及，賊保都梁城，乃斷行及之指，懸於城下以示賊。賊登城拜曰：「見與都頭謀歸朝。」可師既知其窘，乃退軍五里。其城西面有水，三面大軍，賊乃夜中涉水而遁。明早開城門，惟病嫗數人而已。王師入壘未整，翌日詰旦重霧，賊軍大至，可師方大醉，單馬奔出，為虹縣人郭真所殺，一軍盡沒，惟忠武、太原、沙陀之騎軍保全而退。副將王健為賊所擒，劉行及卻為賊將吳迴所得，吳迴乃進軍復圍泗州。自是梯沖雲合，內外不通。龐勳恃其驟勝，遣人上表，詞語不恭，又與康承訓書，指斥朝政。王晏權者，智興之猶子也，故授以武寧節制以招之，以冀招懷。徐人怨王式之誅，相扇構亂，數月招攜，啖之以利，民闕卒無革心者。康承訓大軍攻宿州，賊將梁丕出戰屢敗，乃授承訓檢校尚書右僕射，靈滑州刺史、義成軍節度使。責授端州司馬楊收長流驩州，與嚴譔並賜死于路；其党楊公慶、嚴
季實、楊全益、史明、廉遂、何師玄、李孟勳、馬全祐、李羽、王彥復等長流儋、崖、播等州；判官硃侃、常濆、閻均等配流嶺南。以河中節度使、開府儀同三司、檢校司徒、平章事、上柱國、譙郡開國公、食邑二千戶夏候孜為太子少保，分司東都。時南平蠻寇西川，責孜在蜀日失政也。

二月己丑，龐勳急攻泗州，遣牙將李員入城見刺史杜慆曰：「留後知中丞名族，不敢令軍士失禮，但開城門，令百姓存活，無相疑也。」慆執而殺之。詔司農卿薛瓊使淮南盧、壽、楚等州，點集鄉兵以自固。

四月，康承訓奏大敗柳子寨賊，詔監軍楊玄價與康承訓商量，拔汴河水以灌宿州。

六月丁亥朔。戊戌，制曰：

「動天地者莫若精誠，致和平者莫若修政。朕顧惟庸昧，托于王公之上，于茲十一年矣。祗荷丕構，寅畏小心，慕唐堯之欽若昊天，遵周王之昭事上帝。念茲夙夜，靡替虔恭，同馭朽之憂勤，思納隍之軫慮。內戒奢靡，外罷畋遊，匪敢期於雍熙，所自得于清淨，止望寰區無事，稼穡有年。然而燭理不明，涉道唯淺，氣多堙鬱，誠未感通。旱是虞，蟲螟為害，蠻蜒未賓於遐裔，寇盜復蠹于中原。尚駕戎車，益調兵食，俾黎元之重困，每宵旰而忘安。今盛夏驕陽，時雨久曠，憂勤兆庶，旦夕焦勞。內修香火以虔

祈，外罄牲玉以精禱。仰俟玄貺，必致甘滋。而油雲未興，秋稼闕望，因茲愆亢，軫於誠懷。矧復暴政煩刑，強官酷吏，侵漁蠹耗，陷害孤煢，致有冤抑之人，構成災沴之氣。主守長吏，無忘奉公。伐叛興師，蓋非獲已，除奸討逆，必使當辜，苟或陷及平人，自然風雨愆候。凡行營將帥，切在審詳，昭示惻憫之心，敬聽勤恤之旨。應京城天下諸州府見禁囚徒，除十惡忤逆、官典犯贓、故意殺人、合造毒藥、放火持仗、開劫墳墓及關連徐州逆黨外，並宜量罪輕重，速令決遣，無久系留。雷雨不同，田疇方瘁，誠宜湣物，以示好生。其京城未降雨間，宜令坊市權斷屠宰。昨陝虢中使回，方知蝗旱有損處，諸道長史，分憂共理，宜各推公，共思濟物。內有饑歉，切在慰安，哀此蒸人，毋俾艱食。徐方寇孽未殄，師旅有征，凡合誅鋤，審分淑慝，無令脅從橫死，元惡偷生。宜申告伐之文，使知逆順之理。於戲！每思禹、湯之罪己，其庶成、康之措刑。孰謂德信未孚，教化猶梗。咨爾多士，俾予一人，既引過在躬，亦漸幾於理。佈告中外，稱朕意焉。」賊將鄭鎰急攻壽州，詔南面招討使馬舉救之，賊解圍而去。康承訓悉兵攻賊小睢寨，不利而退。

七月，康承訓攻賊柳子寨，垂克而賊將王弘立救至，王師大敗，承訓退保宋州。龐勳乘勝自率徐州勁卒並攻泗州，留其都將許佶守徐州。詔南面招討使馬舉為行營都招討使，代承訓率諸軍以援泗州。

八月，和州防虞行官石侔等一百三十人狀訴刺史崔雍，稱：「賊初劫烏江縣，雍令步奏官二人探知，雍猶不信，二人並被枷杻。續差人探見賊已去州十里。賊尋逼州城，崔雍與賊頭吳約於鼓角樓上飲酒，許與賊州。又認軍事判官李譙為親弟，表狀驅使官張立為男，只乞二人並身，其餘將士一任處置。便令押衙李詞等各脫下衣甲，防虞官健束手被斬者八百餘人。行官石瓊脫衣甲稍遲，便被崔雍遣賊處斬。其崔雍所有料錢並家口，累差人押送往採石，今在潤州。豈有將一千人兵士之命，贖拔己之一身，不惟辜其神明，實亦生負聖主。兼科配軍州官吏修葺城池，妄稱出料錢修城者。」敕曰：「臣子之節，無如盡忠；士人之風，宜當遠恥。崔雍任居牧守，賊犯州城，禦捍曾不發言，從容乃與命酒。況石瓊未脫衣甲，志在當鋒，不能奬其赤誠，翻令擒送賊所。原其深意，與賊通和，臣節全虧，情狀可見，欲行朝典，宜更推窮。其崔雍家口並在宣州，宜令宣歙觀察使追崔雍收禁速勘，逐具事由申奏。」是月，馬舉率師解泗州之圍，賊黨遁去。敕曰：「當崔雍守郡之日，是龐勳肆逆之初。屬狂寇奔沖，望風和好，置酒以邀賊將，啟關而納凶徒。城內不許持兵，皆令解甲，致使三軍百姓，扶血相視，連頭受誅。初聞奏陳，深駭觀聽。錫望守城而死，已有追榮；杜慆孤壘獲全，尋加殊奬。既褒忠節，難赦罪人，玉石固分，懲勸斯在。將垂誡于四海，當何愛於一夫。其崔雍宜差內養孟公度專往宣州，

賜自盡。」公度至，雍死于陵陽館，其男黨兒、歸僧配流康州，錮身遞送。司勳郎中崔原貶柳州司戶，比部員外郎崔福昭州司戶，長安縣令崔朗澧州司戶，左拾遺崔庚連州司戶，荊南觀察支使崔序衡州司戶，皆雍之親黨也。

九月，賊宿州守將張玄稔以城降，有兵萬人，馬舉率師赴之。龐勳聞之，以其眾將攻玄稔。玄稔，賊之勁將也，遂與舉合勢，急圍徐州。許佶登城拒守者三日，佶敗走出。玄稔收復徐州，龐勳方來赴援，聞城已拔，欲南趨濠州，馬舉追及渙河，擊敗之，勳溺水而死。蕭縣主將又斬許佶首來降，徐寇悉平。初，龐勳據徐州，倉庫素無貯蓄，乃令群凶四出，于揚、楚、盧、壽、滁、和、兗、海、沂、密、曹、濮等州界剽牛馬輓運糧糗，以夜繼晝。招致亡命，有眾二十萬，男女十五已上，皆令執兵，其人皆舒鋤鉤為兵，號曰「霍錐」。首尾周歲，十餘郡生靈，受其酷毒，至是盡平。與玄稔詔曰：「去歲災興分野，毒起徐方，蕞爾庸夫，稱兵犯命，招諭不復，倡狂罔悛，脅從三州之人，污染萬姓之俗。逆順之理，邪正坐分，果有忠臣，悉殲逆黨，再清郡邑，不舉干戈。此皆眾人協心，合州受福。但以首尾周歲，取制凶威，里閭不安，農桑失業，言念於此，倍積憂懷。已有詔指揮，今授玄稔銀青光祿大夫、檢校右散騎常侍、兼右驍衛大將軍、御史大夫，賜分帛五千匹、金椀一枚、蓋碗一具、金腰帶一條。軍將張皋已下二十人，等第優給。今差高品李志承押領宣賜。」制曰：

「朕以眇身，獲承丕業，虔恭惕厲，十一載於茲。況荷十七聖之鴻休，紹三百年之慶祚，將求理本，敢忘宵衣。雖誠信未孚，而寅畏不怠，既絕意于苑囿，固無心于畋遊，業業兢兢，日慎一日。休征罔應，沴氣潛生，南蠻將罷于戰爭，徐寇忽孤于惠養。招諭不至，虐暴滋深，竊弄干戈，擅攻州鎮。將邀符印，輒恣凶殲，不畏神祇，自貽覆滅。股肱之臣，以罪惡之難舍；腹心之眾，謂悖逆之可誅。爰征甲兵，用救塗炭，上將宣力，內臣協心。選用皆得於良材，掃蕩才及於周歲，誅幹紀反常之噍類，懲亂臣賊子之奸謀。

今則已及偃戈，重康黎庶。疇庸之典，在絲發以無私；懋賞之時，貴纖毫之必當。其四面行營節度使，既成茂勳，宜加酬獎，並取別敕處分。應諸道行營都將已下節級軍將，各委本道具功勞名銜，分析聞奏，當續有處分。被堅執銳，冒涉寒暄，解甲橐弓，還鄉復業，頒繒帛之賜，免差役之征。應四面行營將士，今既平寧，宜令次第放歸本道。其賞賜匹段，已從別敕處分，到本道後，仍令節度使各犒宴放歸私第，便令歇息，未用差使。如行營人，並免差科色役；如本廂本將，今後有節級員闕，且以行營軍健量材差置，用酬征伐之勤。臨敵用命，力屈殞身，須慰傷魂，以彰忠節。超與職事，仍加任使。如無父兄子弟，即有妻女者，即委州使厚加贈恤，常令安撫。如是都將至都虞候陣亡者，

與贈官。應陣亡將士有父兄子弟願入軍者，便令本道填替。如無父兄子弟，仍且與給衣糧三年。因戰陣傷損手足永廢者，終身不得停給。如將士被賊殺害者，委所在州縣量事救接，重與改瘞，勿令暴露，兼與設祭。

王者以仁恕為本，拯濟是謀，元惡既已誅鋤，脅從宜從寬宥。除寵勳親屬及桂州回戈逆黨，為賊脅從及因戰陣拒敵官軍，招諭不悛，懼法逃走，皆非本惡，蓋鋒刃所驅，今並釋放，一切不問。應舊軍將軍吏節級所由，既已歸還，征賦先宜蠲免。其徐、宿、濠、泗等州應合征秋夏兩稅及諸色差科色役，一事已上，宜放十年，已後蠲放三年，待三年後續議條疏處分。編甿失業，丘井無人，桑柘枌榆，鞠為茂草，應行營處百姓田宅產業為賊殘毀燒焚者，今既平甯，並許識認，各還本主，諸色人不得妄有侵佔。九原可作，千載不忘，尚禁樵蘇，寧傷丘壟。應有先賢墳墓碑記為人所知，被賊毀廢者，即與掩藏，仍量致祭。自用兵已來，郡邑皆罹攻劫，遠念驚撓，尤在慰安。今遣右散騎常侍劉異、兵部郎中薛崇等往彼宣撫。於戲！朕以四海為家，兆人為子。一物失所，每軫納隍之憂；一方未甯，常負阽危之戒。今元兇就戮，逆黨誅夷，載戢干戈，永銷氛昆，庶平妖氣，允洽嘉祥。遐邇臣僚，當體予意。」

制以徐州南面招討使、檢校尚書左僕射、右神武大將軍、權知淮南節度事、扶風縣開國伯、食邑一千戶馬舉可檢校司空，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、淮南節度副大使、知節度事；以右武衛大將軍、徐州東南面招討使曹翔檢校兵部尚書，兼徐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徐泗濠團練防禦等使；以前淮南節度使、檢校司空、平章事、上柱國、涼國公、食邑三千戶令狐綯為太子太保，分司東都。魏博節度使、檢校太傅、同平章事何弘敬卒，三軍立其子全皞為兵馬留後。

十一月，南詔蠻驃信坦綽酋龍率眾二萬寇雋州。定邊軍節度都頭安再榮守清溪關，為賊所攻，再榮退保大渡河，北去清溪關二百里，隔水相射，凡九日八夜。定邊軍節度使竇滂勒兵拒之。

十二月，驃信遣清平官十餘人來偽和，與竇滂語次，蠻軍船筏競渡，忠武、武甯軍兵士結陣抗之，接戰自午及申，蠻軍稍卻。竇滂自縊於帳中，徐州將苗全緒解之，謂滂曰：「都統何至於是，但安心，全緒與再榮、弘節等血戰取勝。」全緒三人率兵而出，滂乃單騎宵遁。其夜，蠻軍營於山下。全緒等謀曰：「彼眾我寡，若明日對陣，吾屬敗矣。可夜擊之，令其軍亂，自解去。」忠武、武甯之師乃夜入蠻軍，弓弩亂髮，蠻眾大駭，全緒等三將保軍而去。蠻軍乘勝進攻西川平，朝廷以顏慶復為大渡河制置、劍南應

接等使，宋威為行營都知兵馬使，將兵數萬，與忠武、武甯之師合，與蠻軍戰於漢州之毗橋，大捷，解西川之圍。明日，蠻軍遁走，西川平。以蜀王佶為開府儀同三司、成都尹、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、知節度事，不出閤；以盧耽知節度事。詔河東節度使鄭從赴闕。以義成軍節度使、光祿大夫、檢校尚書左僕射、同平章事、滑州刺史、上柱國、會稽縣開國伯、食邑二千戶康承訓以本官兼太原尹、北都留守，充河東軍節度使。以吏部侍郎楊知溫、吏部侍郎于德孫李玄考官；司封員外郎盧蕘、刑部侍郎楊戴考試宏詞選人；以虞部郎中宋震、前昭應主簿胡德融考科目舉人。詔以兵戈才罷，且務撫寧，其禮部貢舉，宜權停一年，付中書行敕指揮，其兩省官等，不用論奏。敕荊南節度使杜悰：「據司天奏，有小孛星氣經歷分野，恐有外夷兵水之患。緣邊藩鎮，最要提防，宜訓習師徒，增築城堡。凡關制置，具事以聞。」制以魏博節度使何全皞起復檢校司空、同平章事。

咸通十一年

十一年春正月甲寅朔，制尚書右僕射杜審權為檢校司徒、河中尹、絳慈隰節度觀察處置等使。丙午，制宰相、門下侍郎、吏部尚書曹確可兼尚書左僕射，門下侍郎、戶部尚書路岩可兼右僕射，中書侍郎于悰可兼戶部尚書，平章事劉瞻可中書侍郎、知政事。餘並如故。己酉，制：「河東節度使康承訓，將門瑣質，戎壘微才，曾不知兵，謬膺重祿。憂韜鈐以效任，畜奸惡以事君，幾授鉞於戎藩，嘗執金以徼道，謂其盡節，委以專征。屬者徐部匪寧，敢幹紀律，俾護諸將，坐覆危巢。罄國幣以佐軍，頒王爵而賞士，而玩寇莫戰，按甲不前，立法未學於穰苴，申令頓虧于孫子。況部伍不戰，逼撓無謀，人數空多，軍威何振。使農夫釋耒，工女下機，始凝望於天誅，翻有思於賊至。洎元兇自潰，玄稔效忠，彭門洞開，爾功何有！而負恩已甚，瀆貨是求，叨榮苟幸于一時，遺患遂逾於積歲。爰行國典，俾傅戎藩，可蜀王傅，分司東都。」再貶恩州司馬同正，馳驛發遣。以檢校左散騎常侍、泗州刺史杜慆檢校工部尚書、滑州刺史、義成軍節度、鄭滑觀察等使。以河東行營沙陀三部落羌渾諸部招討使、檢校太子賓客、監察御史硃邪赤心為檢校工部尚書、單于大都護、御史大夫、振武節度、麟勝等州觀察等使，仍賜姓名曰李國昌。以吏部尚書蕭鄴、吏部侍郎于德孫、吏部侍郎楊知溫考官；司勳員外郎李耀、禮部員外郎崔澹等考試應宏詞選人。以河陽三城節度、孟懷澤觀察使、中散大夫、檢校禮部尚書、孟州刺史、御史大夫崔彥昭為金紫光祿大夫、檢校刑部尚書、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東節度觀察等使。以兵部侍郎、翰林學士承旨、扶風縣開國子、食邑五百戶、駙馬都尉韋保衡本官同平章事。以兵部侍郎劉鄴判度支。左僕射、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曹確以病求免，授檢校司空、同平章事，兼潤州刺史，充浙江西道觀察等使。魏博節度使何全皞酷政，為衙軍所殺，推其大將韓君雄為留後。

四月癸未朔。戊子，敕：「去年屬以用軍之際，權停貢舉一年，今既去戈，卻宜仍舊。來年宜別許三十人及第，進士十人，明經二十人，已後不得援例。」

八月辛巳朔。己酉，同昌公主薨，追贈衛國公主，謚曰文懿。主，郭淑妃所生，主以大中三年七月三日生，咸通九年二月二日下降。上尤鐘念，悲惜異常。以待詔韓宗紹等醫藥不效，殺之，收捕其親族三百餘人，系京兆府。宰相劉瞻、京兆尹溫璋上疏論諫行法太過，上怒，叱出之。

九月丙辰，制以正議大夫、守中書侍郎、兼刑部尚書、同平章事、充集賢殿大學士、上柱國、彭城縣開國侯、食邑一千戶、賜紫金魚袋劉瞻檢校刑部尚書、同平章事，兼江陵尹，充荊南節度等使。翰林學士、戶部侍郎、知制誥、上柱國、賜紫金魚袋鄭畋為梧州刺史；正議大夫、御史中丞、上柱國、賜紫金魚袋孫瑝為汀州刺史；將仕郎、右諫議大夫、柱國、賜紫金魚袋高湘為高州刺史；中散大夫、比部郎中、知制誥、柱國、賜紫金魚袋楊知至為瓊州司馬；將仕郎、守禮部郎中魏簹為春州司馬；朝議大夫、行兵部員外郎、判度支案、柱國張顏為播州司戶；朝議大夫、行刑部員外郎、柱國崔顏融為雷州司戶；並坐劉瞻親善，為韋保衡所逐也。京兆尹溫璋貶振州司馬，制出之夜，璋仰藥而死。劉瞻再貶康州刺史。

十月，以給事中薛能為京兆尹，以中書舍人高湜權知禮部貢舉。

十一月己酉朔。辛亥，制以禮部尚書王鐸本官同平章事。丁卯，敕：「徐州地當沛野，軍本驍雄，實為壯國之都，固協建侯之制。況山河素異，土俗甚殷，豈欲削卑，挫其繁盛。蓋緣比因稔禍，或至亂常，罪由己招，孽非天作。桂林叛卒，繼有逆謀，塗炭生靈，首尾周歲。殺傷黎庶，污染忠良，所不忍言，尋加翦滅，是以卑其鎮額，隸彼藩方。近屬大兵已來，饑年薦至，且聞軍人百姓，深恥前非，願行舊規，卻希建節。朕每深軫念，思致小康，特示渥恩，復其軍額。宜賜宣徽庫綾絹十萬匹，助其宴犒，必獲周豐。其徐州都團練使改為感化軍節度、徐宿濠泗等州觀察處置等使。」以吏部侍郎鄭從讜檢校戶部尚書，兼汴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宣武軍節度使，代李蔚；以蔚檢校吏部尚書、揚州大都督府長史，兼淮南節度副大使、知節度事。

咸通十二年

十二年春正月戊申，宰相路岩率文武百僚上徽號曰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聖廣孝皇帝，禦含元殿。冊禮畢，大赦。辛酉，葬衛國公主于少陵原。先是，詔百僚為輓歌詞，仍令韋保衡自撰神道碑，京兆尹薛能為外監護，供奉楊復璟為內監護，威儀甚盛，上與郭淑妃禦延興門哭送。幽州節度使張允伸病，請以子簡會為節度副大使、權知兵馬事，詔從之。

三月，以吏部尚書蕭鄴、吏部侍郎歸仁晦李當考官；司封郎中鄭紹業、兵部員外郎陸勳等考試宏詞選人。

四月，以左僕射、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路岩檢校司徒，兼成都尹、劍南西川節度等使。

五月庚申，敕：「慎恤刑獄，大《易》格言。《語》曰：如得其情，即哀矜而勿喜。而獄吏苛刻，務在舞文，守臣因循，罕聞視事。以此械系之輩，溢於狴牢；追捕之徒，系于簡牘。實傷和氣，因致沴氛。況時屬熇蒸，化先茂育，並赦罪戾，式順生成。應天下所禁系罪人，除十惡忤逆、故意殺人、合造毒藥、持仗行劫、開發墳墓外，餘並宜疏理釋放。或信任人吏，多有生情系留，續察訪得知，本道觀察使判官、州府本曹官必加懲譴，以誡慢易。到後十日內，速疏理分析聞奏。」上幸安國寺，賜講經僧沉香高座。

七月辛丑，中書門下奏：「准今年六月十二日敕，厘革諸道及在京諸司奏官並請章服事者。其諸道奏州縣官司錄、縣令、錄事、參軍，或見任公事，敗闕不理，切要替換，及前任實有勞效，並見有闕員，即任各舉所知。每道奏請，仍不得過兩人。其河東、潞府、邠甯、涇原、靈武、鹽夏、振武、天德、鄜坊、滄德、易定、三川等道觀察防禦等使及嶺南五管，每道每年除令、錄外，許量奏簿、尉及中下州判司及縣丞共三人。福州不在奏縣官限。其黔中所奏州縣官及大將管內官，即任准舊例處分。在京諸司及諸道帶職奏官，或非時僉替，考限未滿，並卻與本資官。諸道節度及都團練防禦使下將校奏轉試官及憲禦等，令諸節度事每年量許五人，都團練防禦量許三人為定，不得更於其外奏請。其御史中丞已下，即准敕文條疏，須有軍功，方可授任。自今後如顯立戰伐功勞者，任具事績申奏，如檢勘不虛，當別與商量處分，以外輒不得更有奏請。其幽、鎮、魏三道望且准承前舊例處分。」敕旨從之。

十二月，以檢校戶部尚書、汴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宣武軍節度使鄭從讜為廣州刺史、嶺南東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。

咸通十三年

十三年春正月壬寅朔。甲戌，制以兵部侍郎、判度支劉鄴本官同平章事。幽州盧龍等軍節度使、檢校司徒、同平章事、幽州大都督府長史、上柱國、燕國公、食邑三千戶張允伸卒，贈太尉，謚曰忠烈。允伸鎮幽州二十三年。

二月，幽州牙將張公素奪留後張簡會軍政，自稱留後。丁巳，制以尚書右僕射、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於琮檢校司空、襄州刺史，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；以御史中丞趙隱為戶部侍郎、本官同平章事。

三月，以吏部尚書蕭鄴、吏部侍郎獨孤雲考官，職方郎中趙蒙、駕部員外郎李超考試宏詞選人。試日，蕭鄴替，差右丞孔溫裕權判。

五月庚午朔。辛未，敕檢校尚書左僕射、守左羽林軍統軍、御史大夫張直方貶康州司馬同正，以其部下為盜故也。乙亥，國子司業韋殷裕於閤門進狀，論淑妃弟郭敬述陰事。上怒甚，即日下京兆府決殺殷裕，籍沒其家。殷裕妻崔氏，音聲人鄭羽客、王燕客，婢微娘、紅子等九人配入掖庭。閤門使田獻銛奪紫，配於橋陵，閤門司閽敬直決十五，配南衙，為受殷裕文狀故也。給事中杜裔休貶端州司馬。中書舍人崔沆循州司戶，殷裕妻兄也；太僕少卿崔元應州司戶，殷裕妻父也；前河陰院官韋君卿為愛州崇平尉，殷裕季父也。以前大理正万俟鎔為國子司業，前興元少尹馮彭為普州刺史，前大理正陽琯為昌州刺史。丙子，制開府儀同三司、檢校尚書左僕射、兼襄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充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於琮可正議大夫、守普王傅，分司東都。辛巳，敕尚書左丞李當貶道州刺史，吏部侍郎王珮貶漳州刺史，左散騎常侍李郁貶賀州刺史，前中書舍人封彥卿貶潮州司戶，翰林學士承旨、兵部侍郎、知制誥張裼貶封州司馬，右諫議大夫楊塾貶和州司戶，工部尚書嚴祁貶郴州刺史，給事中李貺蘄州刺史，給事中張鐸藤州刺史，左金吾衛大將軍、充左街使李敬伸儋州司戶，前青州刺史、平盧軍節度使于涓為涼王府長史，分司東都；前湖南觀察使于瑰為袁州刺史。涓、瑰，琮之兄也。于藹、於陵亦配流。自李當已下，皆於琮之親黨也，為韋保衡所逐。以天德防禦使、檢校左散騎常侍段文楚為雲州刺史、大同軍防禦使。

六月，義成軍節度使、檢校工部尚書杜悰奏：當管潁州僧道百姓舉留刺史宗回，敕曰：「回清幹臨人，自有月限，方藉綏輯，未議替移。」六月，中書門下奏：

「今月十七日，延英面奉聖旨，令誡約天下州府，應有逃亡戶口，其賦稅差科，不得攤配見在人戶上者。伏以諸道州府，或兵戈之後，災沴之餘，戶口逃亡，田疇荒廢，天不敷佑，人多艱危。鄉閭屢困於征徭，帑藏因茲而耗竭，遂使從來經費色額，太半空系簿書。緩徵斂則闕於供須，促期限則迫於貧苦。言念凋弊，勞乃憂勤，不降明文，孰知聖念。其亡戶口賦稅及雜差科等，須有承佃戶人，方可依前應役。如將闕稅課額，攤於見在人戶，則轉成逋債，重困黎元。或富者有連阡之田，貧者無立錐之地，欲令均一，固在公平。若令狡猾之徒，得以升降由己，望其完葺，不亦難乎！全由長吏竭誠，方使疲甿漸泰。臣等商量，令諸道州府准此條疏，應有逃亡戶口稅賦並雜色差科等，並不得輒更攤配於見存人戶之上。務設法招攜，多方撫禦，乘茲豐稔，重獲昭蘇。苟致安寧，自當遷陟，不遵詔令，必舉典刑。」從之。

七月，以前義昌軍節度使盧簡方為太僕卿。

十二月，以振武節度李國昌為檢校右僕射、雲州刺史、大同軍防禦等使。國昌恃功頗橫，專殺長吏，朝廷不能平，乃移鎮雲中。國昌稱病辭軍務，乃乙太僕卿盧簡方檢校刑部尚書、雲州刺史，充大同軍防禦等使。上召簡方於思政殿，謂之曰：「卿以滄州節鎮，屈轉大同。然朕以沙陀、羌、渾撓亂邊鄙，以卿曾在雲中，惠及部落，且忍屈為朕此行，具達朕旨，安慰國昌，勿令有所猜嫌也。」是月，李國昌小男克用殺雲中防禦使段文楚，據雲州，自稱防禦留後。制追謚宣宗為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皇帝。

咸通十四年

十四年春正月丙寅朔。御史中丞韋蟾奏：應諸州刺史除授，正衙辭謝後托故陳牒請假，實為容易。自今後如實有故為眾所知者，三日外不在陳牒之限。應內外除官入京，合便朝謝，如遇假日，且合在都亭驛。近日多因請假，便歸私家，既犯條章，頗乖禮敬。自今已後，望准故事，如未朝謝，須於都亭驛。如違越，台司勘當申奏。」從之。辛未，以雲、朔暴亂，代北騷動，賜盧簡方詔曰：「李國昌久懷忠赤，顯著功勞，朝廷亦三授土疆，兩移旄節，其為寵遇，實寡比倫。昨者徵發兵師，又令克讓將領，惟嘉節義，同絕嫌疑。近知大同軍不安，殺害段文楚，推國昌小男克用主領兵權。事雖出於一時，心豈忘于長久？段文楚若實刻剝，自結怨嫌，但可申論，必行朝典。遽至傷殘性命，刳剔肌膚，慘毒憑淩，殊可驚駭。況忠烈之後，節義之門，致茲橫亡，尤悚觀聽。若克用暫勿主兵務，束手待朝廷除人，則事出權宜，不足猜慮。若便圖軍柄，欲奄有大同，則患

系久長，故難依允。料國昌輸忠效節，必當已有指揮。知卿兩任雲中，恩及國昌爺子，敬憚懷感，不同常人。宜悚與書題，深陳禍福，殷勤曉喻，劈析指宜。切令大節無虧，勿使前功並棄。」簡方准詔諭之，國昌不奉詔。乃詔太原節度使崔彥昭、幽州節度使張公素帥師討之。

三月，以新除大同軍使盧簡方為單于大都護、振武節度、麟勝等州觀察等使。時李國昌據振武。簡方至嵐州而卒。自是沙陀侵掠代北諸軍鎮。庚午，詔兩街僧於鳳翔法門寺迎佛骨，是日天雨黃土遍地。

四月八日，佛骨至京，自開遠門達安福門，彩棚夾道，念佛之音震地。上登安福門迎禮之，迎入內道場三日，出於京城諸寺。士女雲合，威儀盛飾，古無其比。制曰：「朕以寡德，纘承鴻業，十有四年。頃屬寇倡狂，王師未息。朕憂勤在位，愛育生靈，遂乃尊崇釋教，至重玄門，迎請真身，為萬姓祈福。今觀睹之眾，隘塞路歧。載念狴牢，寢興在慮，嗟我黎人，陷於刑辟。況漸當暑毒，系於縲紲，或積幽凝滯，有傷和氣，或關連追擾，有妨農務。京畿及天下州府見禁囚徒，除十惡忤逆、故意殺人、官典犯贓、合造毒藥、放火持仗、開發墳墓外，餘罪輕重節級遞減一等。其京城軍鎮，限兩日內疏理訖聞奏；天下州府，敕到三日內疏理聞奏。」以吏部侍郎蕭仿為兵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六月，帝不豫。

七月癸亥朔。戊寅，疾大漸。庚午，制立普王儼為皇太子，權勾當軍國政事。辛巳，遺詔曰：「朕祗事九廟，君臨四海，夕惕如厲，宵分靡寧，必求政化之源，思建大中之道。至於懷柔夷貊，偃戢干戈，皆以德綏，亦自馴致，冀清淨之為理，庶治平之可臻。自秋已來，忽爾嬰疹，坐朝既闕，逾旬未瘳。六疾斯侵，萬機多曠，醫和無驗，以至彌留。嗚呼！數哉有窮，聖賢之所必同，明於斯言，是為達節。載申顧命，式葉典謨。皇太子權勾當軍國事儼，性稟寬和，生知忠孝，德苞睿哲，聖表徇齊，必能揚祖宗之重光，荷邦家之丕構。宜令所司具禮，於柩前即皇帝位。以司空、門下侍郎、平章事韋保衡攝冢宰。軍國務殷，豈可久曠，況易月之制，行之自古，皇帝宜三日而聽政，二十七日釋服。諸道節度、觀察、團練、防禦等使，及監軍、諸州刺史，受寄至重，並不得離任赴哀。文武常參官朝晡之臨，十五舉音。宮中當臨者，非時無得擅哭。天下人吏百姓告哀後出臨三日，皆釋服，勿禁食肉、飲酒、婚姻、祭祀，釋服之後無禁當舉。薄葬之禮，宜遵漢魏之文。其山陵制度，切在儉約，並不得以金銀錦繡文飾喪具。五坊鷹犬等，除搜狩外，余並解放。其醫官段瓌、趙　、苻虔休、馬及等並釋放。咨爾將相卿士、中外

臣僚，竭力盡忠，匡予令嗣，送往事居，無違朕志。」是日，崩于咸寧殿，聖壽四十一。百僚上謚曰睿文昭聖恭惠孝皇帝，廟號懿宗。十五年二月，葬于簡陵。

【論】

史臣曰：臣常接咸通耆老，言恭惠皇帝故事。當大中時，四海承平，百職修舉，中外無粗政，府庫有餘貲，年穀屢登，封疆無擾。恭惠始承丕構，頗亦勵精，延納讜言，尊崇耆德，數稔之內，洋洋頌聲。然器本中庸，流于近習，所親者巷伯，所昵者桑門。以蠱惑之侈言，亂驕淫之方寸，欲無怠忽，其可得乎！及釁結蠻陬，奸生戍卒。發五嶺之轉輸，寰海動搖；征二蜀之捍防，蒸人蕩覆。徐寇雖殄，河南幾空。然猶削軍賦而飾伽藍，困民財而修淨業，以諛佞為愛己，謂忠諫為妖言。爭趨險陂之途，罕勵貞方之節。見豕負塗之愛豎，非次寵升；燋頭爛額之輔臣，無辜竄逐。是以干戈布野，蟲旱彌年，佛骨才入于應門，龍輴已泣於蒼野，報應無必，斯其驗歟！土德淩夷，禍階於此。雖有文、景之英繼，難以興焉。自茲龜玉之不昌，固其宜矣。黃髮遺叟，言之涕零。

贊曰：邦家治亂，在君聽斷。恭惠驕奢，賢良貶竄。凶豎當國，憸人滿朝。奸雄乘釁，貽謀道消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